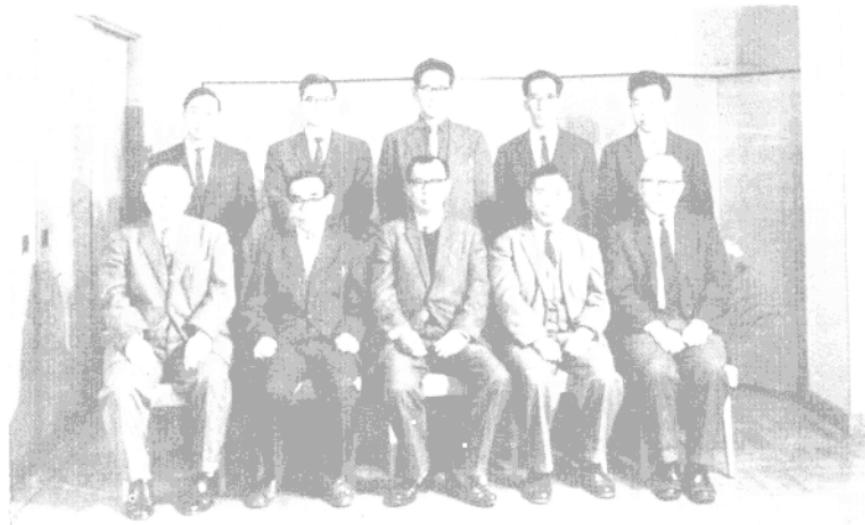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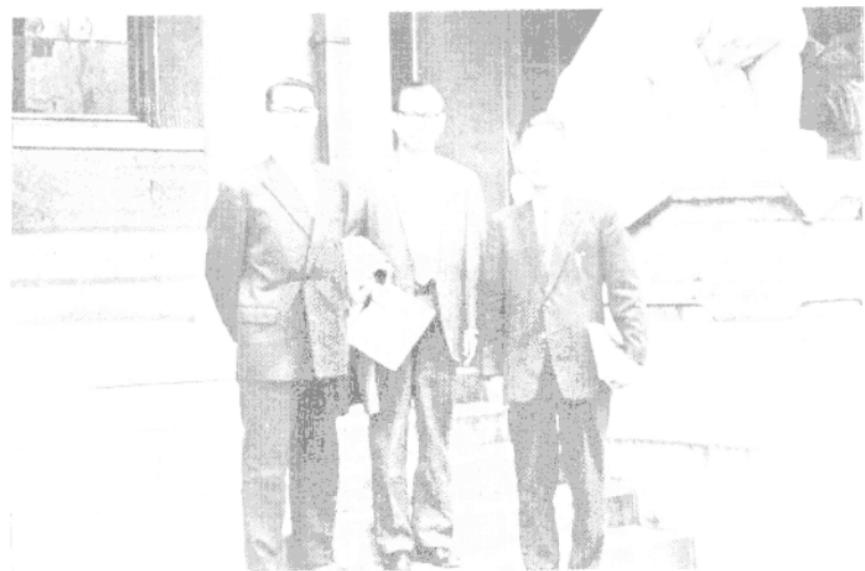
南洋學會叢書之六

東都羽習講錄

鄭子瑜著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在早稻田大學講演後，與參加講演會之早大中國語文學教授及大學院（即研究院）學生合攝於東洋文學研究會，中坐者為本書作者，其左為任通譯之實藤惠秀博士。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在大東文化大學研究所講演後，參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並攝影紀念。中立者為本書作者，其右為大東文化大學研究所講師鈴木由次郎博士，左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崔德忠博士。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四日在東京中央大學演講後，該大學教授鈴木由次郎博士為設宴於銀座酒家，邀各大學名教授作陪。此為與同席者合攝。自右至左：鈴木由次郎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京都大學教授）、作者、守野精一博士（東京大學教授）、池田末利博士（廣島大學教授）、窪德忠博士（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研究教授）。

游漁舟。如云涼簾薄。薄初見。  
君若君乃萬太常。今子  
僕壘姓。姓在近。盡有問。地文獻。推聞。正  
欲。見此物。王參國。見。居。書不恤。重

嘗。傳。今。日。河。見。甚。善。喜。  
不。隨。居。類。客。父。每。卒。作。也。何。深。尋。覓。  
此。日。底。金。之。財。字。時。是。亦。有。其。客。食。也。  
最。廣。公。指。執。草。素。中。而。帰。始。失。神。像。  
矣。矣。相。見。是。岸。萍。本。之。故。可。謂。不。五。  
矣。矣。希。自。今。得。特。大。分。美。遂。之。也。  
當時。叔。少。道。諸。文。辟。史。之。括。考。歎。自。今。備。

如。如。救。宋。黃。出。見。不。或。然。吾。子。之。處。而。是。也。  
君。子。牛。牛。見。不。或。然。吾。子。之。處。而。是。也。

西條書記考文  
會入琳跡甲乙編  
道學儒林為列  
傳草方岩子國  
將祖孫而有  
山陽修示吳子上  
壇場南偶逐紫  
北馬農六龜晚第  
中州先生嘯咏  
詩不已而已之  
其道定

子瑜先生正

醉裏乾坤大  
馬上風雨急

生怕情多累美人

丁巳夏

郁達夫

郁達夫手書對聯（鄭子瑜藏）

郁達夫手書詩箋（鄭子瑜藏）

桂外秋風雨似酥淡粧西工  
比西廬之山也要更入樺  
柳而今老矣  
丁巳年九月  
郁達夫

子瑜先生

周作人手札(藏于子瑜藏)

近來二十日間略忙  
事體大都好。惟獨心內不甚  
來，云我養不回。北歸人說不來，或叫不至  
矣。北歸人說不來，人說不來，是為何  
也？但有事在身，子曰外物一  
來，云我養不回。北歸人說不來，或叫不至

事體大都好。惟獨心內不甚  
來，云我養不回。北歸人說不來，或叫不至  
矣。北歸人說不來，人說不來，是為何  
也？但有事在身，子曰外物一  
來，云我養不回。北歸人說不來，或叫不至

御飯金魚丸本色  
殘花紫批椅上施  
有時  
輕鈴飛空太東  
新門頭看周圍萬  
疊  
寺前春柳生沉固  
遺欵款幅幅也拉  
未持勁筆流冰斜陽不有情  
丁丑年舊作

子瑜先生集

100

周作人手書詩箋（鄭子瑜藏）

## 連序

真正懂得享受讀書的樂趣的人，除了極少數考古學家外，大多數當從近代史入手。一來時代相隔不遠，可以參考的資料，俯拾即是，假如目前不努力網羅放失舊聞，等到幾百年後，讓後人根據斷簡殘篇來慢慢考證，這似乎有負於時代所給予我們的使命。二來學習近人易，追蹤古人難，別的不用說，光是從修學的效能來衡量，最好是師法近代人物。

就詩學而論，自黃遵憲、蘇曼殊、以至郁達夫、周樹人、周作人，他們都有高深的造詣，偉大的貢獻，而且和東洋很有關係。除了黃遵憲以詩人名家，而且被人目爲中國有史以來十二大詩人之一外，其餘各人，有的被小說、散文的大名所掩，有的被雜文、翻譯的成績所蔽。但是，一般說來，他們對於近代中國詩史多少都盡了他們的任務。

鄭子瑜先生自幼喜歡韻文。當他在故鄉龍溪時期，早已和一般師友從事唱和。到了他加入文壇活動後，他首先廣事搜羅周樹人和郁達夫的詩篇，然後加以整理、批評、補註。他的愛護和珍惜詩人的苦心，曾博得文藝界的深切的同情。

自一九五四年鄭先生生活在新加坡的土地上之後，他的交遊越廣，用力越深。在這期間，他對於黃遵憲和周作人兩位詩人的研究，時多創獲。

去年由於文學姻緣，鄭先生應日本的幾位漢學家的邀請，到東京去和他們共同研究黃遵憲與日本文人筆談的手稿，同時，他還到幾間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所發表公開演講。講學之餘，他曾與東瀛名士相唱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行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這部『東都習講錄』，主要的是去年鄭先生在東京各學術機構的演講稿。其中『郁達夫舊詩研究』特別有見地，因為他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證明郁達夫的舊詩受宋詩的影響獨深。這是『大膽的假設，細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並非空口說白話。要達到這目的，除了努力鑽研外，並沒有任何捷徑。

在這銅臭十分濃厚的社會裏，一般淺見的人，只覺得讀英文、做買辦、賺大錢，是人生最大的鵠的。中文似乎不被重視，何況最脆弱、最高貴的詩篇？

想起東都名士對於中國詩人這麼重視，把中國詩人的手稿珍同拱璧，我們更應該急起直追，以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為己任。因為中國文化是東南亞文化四大源流——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當地文化——之一，假如每種文化的繼承人能够盡了他們應盡的任務，這豈不是直接和間接地促進東南亞文化的繁榮滋長？

鄭先生是個有心而又肯努力的學人，所以他在東都所受的熱烈的歡迎，可以說是意料中事。

這部『東都習講錄』剛好是個證明。

連士升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

## 自序

去年的春天，我應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東洋文學研究會會長實藤惠秀博士及中央大學教授漢學會副會長鈴木由次郎博士的邀請，到東京去和他們共同研究滿清最傑出新派詩人黃遵憲與日本文人筆談的手稿，憑弔黃遵憲的遺跡，并參觀了幾個和東洋文化有關的研究所，諸如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庫研究所，大東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日本學術機關設備之完善，學者研究漢學的風氣之盛，以及成就之卓著，使我感到異樣的驚奇。

在滯日短短一個多月裏，他們還替我在幾間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所安排了數次的講演會，那便是四月十八日在早稻田大學的講演會，四月廿四日在中央大學的講演會，四月廿七日在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及漢學會的講演會。

四月十八日的那一次講演會，是由早大的東洋文學研究會主催的，講題是「研究古漢語的意義及其方法」，由會長實藤惠秀博士親自任通譯。我僻處炎荒逾二十年，一向孤陋寡聞，活像井底蛙，加以工作非常繁重，行前實在抽不出時間來看參考書，寫講演稿，勉強擠出來的東西，自知是貽笑大方，也難免錯誤百出；所以實藤先生對我越是客氣，我越是感到頻顛難安。再說，那天的講演會又不是公開講演，來聽講的十幾個人，除了三位是在大學院（即研究院）專攻修士

(即碩士)或博士課程的學生外，都是早大中國語學或文學的教授，著作豐富，我何人斯，敢在諸位行家的面前講演呢？所以我用了「本末顛例」一語來形容這次的講演。可是主席兼通譯的實藤先生，還說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請我講了一篇東西，覺得遺憾之至，希望下次重訪東京時能為他們再作多次的講演云云。

四月廿四日在中央大學的講演會，是公開性的，聽衆較多，由中大公開講演委員會委員長五十嵐喬博士所主辦。講題是「周氏兄弟新詩研究」，也仍舊是湊數的，算不得什麼講演；然而大學當局却為我約了中國語學名教授北浦藤郎氏任通譯。鈴木先生介紹我的生平和著作，說到我在抗日戰爭中，曾寫過「蘆溝橋」「寒衣曲」等歌詞數首，傳誦了一個時期，聽的人都有點動容。會後的一個有趣的節目，是鈴木先生的吟詩，所吟的是我東來後，與漢學會會長高田真治博士、副會長鈴木由次郎博士、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吉川幸次郎博士、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鈴木虎雄博士以及九二高齡之易學家藤村蒙齋諸氏的唱酬詩，別有一番趣味。

四月廿七日在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和漢學會講演，講題是「黃遵憲與日本之關係」，也是公開的講演，由該大學中國語學名教授吉村五郎氏任通譯。這次的講演會，主催者是東洋研究所主任野尻哲二氏和漢學會會長高田真治博士。（漢學會每年舉辦學術講演會一次，上次的主講人是八十八高齡的中國文學權威學者鹽谷溫氏，可惜他已在去年六月逝世了！）兩位中國哲學老

教授影山誠一博士與下斗來晟博士，也都特地趕來參加。尤其使我難忘的，是事前我與鈴木博士在研究所共同披閱黃遵憲與日人的筆談手稿時，發現了不少寶貴的資料，愛不忍釋，該研究所主任野尻哲二氏以我所作研究，對東洋文化交流史有貢獻，而且筆談資料，大部保存在所中，所以在講演的那天，特頒下「辭令」（即委囑書），委囑我為研究員，聲明目下是名譽職，希望我將來能實際到研究所去研究。他們的盛意，真使我太感激了！

在上述諸大學講演過的，都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大學者，只有我是最藐小的了。本來藐小的人，加上學養的不足，和工作以外幾乎全無讀書寫作的時間，所以勉強擠出來的幾篇講詞都是十分不成話的，敢於拿出來出版者，是因為一來書中所論列的諸大家，除了黃遵憲和我生不同時，未能和他論交之外，其餘兩人（郁達夫和周作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交誼，想藉此來紀念他們；二來希望能得到諸位先輩學者的批評和賜教。

「郁達夫舊詩研究」一篇是在另幾個學院的演講詞，「黃遵憲的經世才調和文學特色」一篇則是備而不講的，前者考達夫詩多出自宋詩，似乎還不無可供參考之處。附錄「日本東京所見有關黃遵憲的遺物」一篇，是回新加坡以後所寫的；還有實藤惠秀博士的「清代中日文人筆談手稿的發現和整理」一篇，因為和黃遵憲有關，也徵得他的同意，一併編入「附錄」中。

英文稿“Earlier Traces in the History of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是在馬來西亞社會學研

究院的演講詞，故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劉強博士所逐譯的，也附刊在書末，以表示對於亡友的紀念。

末了，我要謝謝南洋學會正副會長黃曼士、陳育崧兩先生的贊助，和另一位副會長連士升先生於百忙中為本書撰寫序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廿二日鄭子瑜序於新加坡

# 東都習講錄目次

## 一、照像

1. 摄於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
2. 摄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3. 在東京中央大學演講後攝

## 二、墨跡

1. 黃遵憲與源桂閣等筆談手稿之一頁（日本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藏）
2. 黃遵憲手書日本雜事詩（日本東京二松學舍大學藏）
3. 郁達夫手書對聯（鄭子瑜藏）
4. 郁達夫手書詩箋（鄭子瑜藏）
5. 周作人手札（鄭子瑜藏）
6. 周作人手書詩箋（鄭子瑜藏）

## 三、文字

## 連序

目次

1

自序	一
1. 黃遵憲與日本的關係	二
2. 黃遵憲的經世才調和文學特色	三
3. 郁達夫舊詩研究	四
4. 周氏兄弟新詩研究	五
5. 研究古漢語的意義及其途徑	六
附錄：A 日本東京所見有關黃遵憲的遺物	七
B 清代中日文人筆談手稿的發現和整理（實藤惠秀）	八
C 馬華文學的歷史應該遠溯上去（劉強英譯）	九
九四	一〇